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二十回 薛丁山陣前中暗器 魯國公寒江請英賢

薛丁山一看爹爹傷得這麼重，實在怒火難捺，馬上請令出戰。程咬金和徐軍師商議以後，亮全隊給薛丁山觀敵瞭陣。薛丁山飛馬搖槍，來到兩軍陣前，口口聲聲叫楊凡出陣。早有人報到關上。楊凡正在祝賀哩，身邊還坐著他的四員大將：馮國龍、馮國虎、馮國勇、馮國強，號稱馮家四勇，這是楊凡的左膀右臂。這邊坐著霍氏三鬼，因為這三位都難看，所以送了這麼個綽號，霍氏三鬼是：霍金堂、霍玉堂、霍滿堂，每人掌中一對大錘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因為楊凡首開旗門打了勝仗，哈密國的國王特派兩名專使為他祝賀，這兩名專使一個叫青椒不辣，一個叫八哩馬花，這兩個人也是六國之中有名的武將，帶著五百頭牛，五百隻羊，還有不少好酒，來到兩軍陣前。楊凡居中而坐，耳中聽的是歌功頌德，一片贊揚之聲。把這小子美的，大口地喝酒吃肉。正在他們高興的時候，報事的跑進來了：「報大帥，唐兵又在關前亮隊，為首的正是薛丁山，口口聲聲要大帥出陣。」，「哇呀呀——」楊凡一陣怪叫，氣得他把酒杯一扔，站了起來：「我正想會他。這小子和我有奪妻之恨，是我頭一個仇人，來呀，給我帶馬抬刀！」大家都給他觀敵瞭陣，帶兵一萬，出了白虎關。

兩軍陣前列好了隊，楊凡立馬轟旗之下，往對面觀瞧，見唐兵格外整齊嚴肅，繡旗招展。兩軍陣前，有一位白袍小將，見此人身高八尺掛零，細腰麥臂，雙肩抱籠，扇子面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準頭端正，四字闊口，牙排碎玉，齒白唇紅，兩隻元寶耳朵，仔細一看，那個鼻子那個眼，那個眉毛那個臉，五官貌相，長得十分俊俏，馬前馬後百步威風，銀盔素甲，白馬長槍，背後背鞭，人前一站，真好比亂草之中的靈芝，群雞之中的彩鳳。楊凡看罷多時，也不由得暗挑拇指稱贊。他心裡想，這個小娃娃薛丁山，我只聞其名，未見其面，這小子長得真漂亮，難怪樊梨花背棄婚約，看中他了。楊凡看罷，馬往前提：「對面，你可是薛丁山？」

薛丁山把馬帶住，橫大槍定睛瞧看，哎喲！薛丁山不看則可，一看也嚇了一跳，心說這位的臉怎麼這麼長啊？要在當中破開，夠別人倆臉了。這對眼珠，要沒有鼻樑骨擋著，能碰到一塊兒。真是要多難看有多難看。別看模樣不怎麼的，也不愧是一員猛將，人高馬大。刀也出了號了，金盔金甲大紅袍，真好比瘟神太歲降世一般。甭問，他肯定是楊凡，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薛丁山見問，點頭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薛某，你是何人？」，「白虎關的大元帥楊凡是也！薛丁山，前者你怎麼沒來，我鬥的就是你，戰的也是你！我且問你，你用什麼手段把我妻樊梨花給霸佔去了。到現在，我們也不能成親，你是棒打鴛鴦兩離分哪！按你們中原的話，殺父之仇，奪妻之恨，俺楊凡是非報不可，娃娃你拿命來。」

薛丁山一聽這話，就直衝肺管子，心裡說，誰奪你妻子了，誰棒打鴛鴦了？本來我就不知道你們的事情，我要知道，她就給我黃金十萬，給我跪上三天三夜，我也不答應。有心跟他辯論這些事，可這是兩軍陣前哪！解釋什麼？薛丁山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催馬搖槍，直奔楊凡。兩下打到了一塊兒。一交上手，楊凡就覺出來薛丁山比薛仁貴要強，起碼說精神比薛仁貴足，力氣比薛仁貴大。兩下剛打五六個照面，楊凡背後有人高喊：「呔，大帥，你先回來。殺雞焉用宰牛刀，有事未將服其勞，把這小白臉子交給未將。」一馬飛出，直奔薛丁山。楊凡虛晃一招，撥馬縱出圈外，來者正是霍氏三鬼的頭一鬼霍金堂。楊凡知道霍氏三鬼都是猛將，薛丁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也不知道，讓他們先打一陣，自己在旁邊看看也好，「將軍要多加小心。」，「大帥放心。」楊凡回歸本隊，橫刀觀敵市陣。

單說霍金堂，催馬晃雙錘，直奔薛丁山。二人通過姓名，霍金堂舉錘便砸。也就是十幾個照面，霍金堂就覺著眼花繚亂，雙錘不聽使喚。薛丁山一見暗喜，撲梭一抖大槍，直刺對方面門，霍金堂用雙錘往外一掛。薛丁山這招是假的，後把一高，前把一低，欵拉一槍奔前心紮來，霍金堂要躲已來不及了，「撲」的一聲，槍尖穿透胸膛，薛丁山後把一壓，前把一翻，把霍金堂的屍體挑起來了，在空中轉了個個兒，嗖的一聲，把死屍摔出多遠。唐營軍士跑上來把霍金堂人頭砍下，用槍尖挑著罵敵：「我們勝了一陣啦！」唐軍搖旗吶喊，擂鼓助威，這一下士氣馬上起來了。薛丁山的戰馬在兩軍陣前轉了幾圈，抬腳在靴子底上把大槍槍尖上的血擦擦：「楊凡，你過來送死。」

楊凡一看，薛丁山這條大槍真夠厲害的，霍金堂死得太慘了。他正在發怔，霍玉堂已急了，晃雙錘飛馬趕奔兩軍陣：「薛丁山哪！你休走，我要給我哥哥報仇雪恨。」薛丁山贏了一陣，心中有了底，見又過來一個丑鬼，連名都沒有問，催馬搖槍，大戰霍玉堂。十幾個回合，薛丁山使了個槍裡夾鞭，這一鞭正好挨在霍玉堂腦袋上，「啪！」萬朵桃花開，死屍栽於馬下。唐軍往上一闖，把腦袋拉下來，用槍尖挑著吶喊：「又勝一陣了！」，「咕嚕嚕嚕！」得勝鼓大作。有人馬上報告給唐王，李世民當時腰板就坐直了：「嗯，還得數丁山，這孩子要不惹他爹生氣，我們是挺好的事。妥了，這回叫他將功折罪。」唐營眾人個個高興。

霍滿堂一見兩個哥哥陣亡，氣得他哇呀呀暴叫，撒腳如飛，晃雙錘直奔薛丁山。他跟他倆哥哥不一樣，倆哥哥是馬上將官，他是步下戰將，天生兩條飛毛腿，跑起來比馬還快。衝到薛丁山馬前，雙錘左右一分：「呔，薛丁山，我要給死去的哥哥報仇，著錘！」腳尖點地飛身往空中一縱，離地七八尺高，流星趕月式，雙錘奔薛丁山便砸，薛丁山顛槍招架。啞啞一聲響亮，把雙錘撥出，一個馬上，一個步下，戰在一處。十幾個回合，薛丁山使了個敗中取勝，撥馬就走。霍滿堂不捨，在後頭壓雙錘就追。薛丁山把大槍橫擔鐵過梁，伸手把寶雕弓、狼牙箭拽出來了，一擰朱紅，搭上弦扣，前膀推泰山，後膀拽弓弦，一回身奔霍滿堂就是一箭，一溜寒光就到了。霍滿堂只顧追趕，毫無防備，一抬頭箭已到了，正射到腦門上，「喀嚓」，這一箭力量太猛，把腦瓜都射穿了，箭尖從後腦勺露了出來。這傢伙當場死於非命。唐軍過來把人頭砍下，又是一陣搖旗吶喊。

楊凡在後頭看得非常真，沒想到薛丁山這麼大的能為，弓刀矢馬步箭，樣樣精通，這還了得。他剛想催馬過去，哈密國王派來的使臣青椒不辣、八哩馬花過來了：「大帥，小白臉子太厲害了，把他交給我們哥倆。」兩個人催馬晃馬王槊，雙戰薛丁山。薛丁山一看，這兩位長得十分兇惡，眼露凶光，滿臉橫肉，頭頂銅盔，體掛鐵甲，外罩牛皮掩心，每人掌中一條大槊，一個在左一個在右，夾攻自己。薛丁山毫不氣餒，顛長槍力戰二人，時間不大，他使了個左右插花，大槍抖兩抖，把二將挑落馬下。

薛丁山在陣前把槍尖上的血蹭了蹭，用手點指：「楊凡你過來，兒別淨找替死鬼，害怕不敢上陣嗎？」這幾句話楊凡掛不住了，把大刀往空中一舉：「哪一個要過去，就是違抗軍令，你們給我壓住陣腳。」楊凡提馬舞刀，二次來到兩軍陣，和薛丁山又戰在一處。只聽疆場之上，兵器相撞，叮噠亂響，六十幾個回合過去，未分勝敗，二人把所有本領都使出來了。薛丁山汗流浹背，楊凡前後的衣服都濕透了。楊凡心想，薛丁山果然厲害，看樣子我不是他的對手，我還得用飛刀贏他。想到這，他虛晃一刀，撥馬就走，薛丁山年輕氣盛，腦袋容易發熱，更兼報仇心切，便不顧一切催馬就追，眨眼之間迫了個馬頭碰馬尾，抖大槍往後背就刺。楊凡正等著這一手呢。他知道要想發暗器，就得離得近一點，尤其是像薛丁山這樣的人，稍微不慎，暗器打不著人家，自己還會吃虧。要打好就得掌握火候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。楊凡不敢用眼睛看，只能用耳朵聽，聽到薛丁山已經切近，楊凡一勒戰馬，冷不丁轉過馬頭，薛丁山這一槍就紮空了。楊凡正好轉到薛丁山的左側方，他把大刀交到左手，右手探臂膀拽出了五支飛刀，一抖手，五點寒星直撲面門。薛丁山早有防備，他知道楊凡善於扔飛刀，一邊打著一邊注意著，一看飛刀來了，趕緊使了個金剛貼板橋，雙腳一踹馬蹬，雙腿往前伸，身子往後仰，整個躺在馬身上，五把刀全打空了。這陣薛丁山的馬就過去了。他雙腳一點蹬，身子坐穩。楊凡五把飛刀打空了，一伸手又拽出五把。二次馬打照面，楊凡一抖手，刷！五點寒星又來了。這回想紮薛丁山的雙肩、前心、掛兩肋。薛丁山一看不好，哧溜，鑽到馬肚子底下去了。就這一招太難練了。這五把刀又打空了。薛丁山一翻身坐好了，楊凡可氣壞了，使了個左右插花，把最後的兩把刀又扔出來。薛丁山一甩頭，躲開其中一把，另一把沒躲開，正好打在薛丁山的腦門子上，這一刀沒多大勁，要是有勁，把腦骨就紮穿了。薛丁山就覺得腦袋嗡的一聲，緊跟著整個腦袋都發麻了。薛丁山就知道壞了，

哎呀一聲，扔大槍從馬上摔了下來，仰面朝天躺在地上。楊凡的戰馬已經躡出一百多步，聽到後邊撲通一聲，知道薛丁山中了飛刃，把馬韁回來一看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他催馬舞刀來殺薛丁山。唐營觀陣眾將一看二路元帥從馬上摔下來了，這幫人眼都紅了，齊撒戰馬，亂抖嚼環，開弓放箭，搶前救人。楊凡一看不好，舞動大刀，撥打雕翎。秦英、羅章，雙雙趕到，把薛丁山架起來，撿起大槍，抓住戰馬，敗回本隊。待白虎關的軍隊衝過來，已經晚了一步。楊凡餘怒未消：「來呀，攻打唐營！」兵分五隊撲奔過來。唐營弓箭手急忙開弓放箭，把楊凡的軍隊殺退。楊凡見難以攻進去，吩咐一聲：「收兵！」白虎關的士兵敲著得勝鼓，唱著得勝歌，收兵回城，擺酒祝賀。

程咬金等人回到大帳，跟皇上、軍師一說，無不驚駭，兩次開仗，都是大敗而歸。薛仁貴人事不省，又來了個薛丁山，能不著急嗎？把薛丁山也架到帳篷裡面，摘了盔，卸了甲，讓軍醫大夫調治。軍醫看了，無不皺眉，跟薛大帥的傷一樣，不過部位不同。經過檢查一看，小口有半寸多寬，骨頭已經露出來了。由於打的地方不好，現在薛丁山的兩個眼睛、腦門和整個腦袋都腫起來了，與麥門相似，傷口往外淌黑血和黃水，臭味熏人。程咬金問道：「怎麼樣，能不能治？」，「老國公，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呀，你看看，薛大帥至今昏迷不醒，二路元帥中的是同樣的刀傷，我們治不了。」，「不能想法弄點頂藥嗎？」，「頂藥可以弄，但是，能不能把人救活，我們就不敢說了。」，「你們盡力而為吧。」，「是。」軍醫進行調治。

兩位元帥都受傷了，這個仗怎麼打呢？李世民主持召開御前會議，所有大將全部參加，來共同商討。議來議去，無法可施。程咬金說：「萬歲呀，不是我多嘴，壞事就壞在薛丁山身上了。假如說他跟樊小姐成了親，小兩口兒一塊兒來，有多好啊，要勝楊凡，非得樊梨花，不然的話，誰去也不行。」一句話，把李世民提醒了。是啊，我們還放著高人哪！但是樊梨花意令心灰，人家能幫忙嗎？可是不請樊梨花又能請誰呢？最後皇上看了看老程：「程愛卿，我看不請樊小姐是不行了，這個千斤重擔，別人也擔不起來，還得老愛卿辛辛苦苦，無論如何，把樊小姐請到兩軍陣才是。」老程把嘴一咧：「陛下，這回換個人行不行？我腦袋都疼啊，見著樊小姐我說什麼呢？」徐軍師幫腔說：「四弟，這樣的重擔，別人是不能行的，惟有四弟辦法多，準能把樊小姐請來。」，「三哥，我有個屁辦法。不過大家都這麼說，我就試試吧。」老程辭別眾人，當下就帶著隨從，趕奔寒江關。

程咬金是個粗中有細的人，一路之上他編好了一套詞，又熟悉了幾遍，覺著可以打動樊家母女的心了，這才放心前行。兩天之後，程咬金一行來到寒江關。守關主將陳忠和女兒陳金定一聽說魯國公來了，趕緊接進帥府。待茶已畢，陳忠問道：「老國公，聽說前方戰事不太順利？」，「可不是嗎，我們不但打了敗仗，周青等人陣亡，兩個元帥也都身負重傷，命在旦夕，我現在就是請人來了。陳將軍，樊小姐家中有什麼消息沒有？」陳忠未曾說話口打咳聲：「老國公，別提了。我們多次到樊府看望，人家閉門不見，送的禮物全部退回，你想請樊小姐恐怕不易呀。」，「我既然來了，就得去看看，你給我準備一份重禮。」陳忠答應。

禮物備齊，老程帶著禮品，率僕人來到樊府，他跳下馬，親自上前扣打門環。打了半天，裡邊才有人說話：「誰呀？」，「勞駕，開開門吧。」，「你是哪一位？」，「開開門就認識了，我是從白虎關來的。」裡邊的人遲疑了一下，把門開了一道縫，探頭一看：「是魯國公啊，您有事嗎？」，「無事不登三寶殿哪！我是來看老夫人和你家小姐的。」，「我們府裡人都很好，謝謝您的關照。」說著人家就要關門。老程急忙止住說：「老哥哥，請你替我回稟一聲，就說我程咬金要拜望你家老夫人和樊小姐。」，「魯國公，不是我駁您的面子，我們老夫人有話，凡是你們的人，一律不見。」說著又要關門。老程趕忙又說：「老哥哥，你我都這麼大年紀了，別鬧個不愉快。你別看老夫人是這麼說，那是我沒來，我要來，她這話就變了。我是從前敵來的呀，這麼遠的道，特地來向她問安，她能真格地拒絕嗎？你給我試一試，到裡邊問一聲。」，「好吧，您先等著吧。」，「咣當！」家人把門關上了。程咬金只好在門外等著。大概有一碗茶的工夫，裡邊腳步聲響，角門開開，那個老頭兒又出來了：「國公爺，您久等了。老夫人有話，往裡請。」，「好好，不用問一定是老兄給我說了好話，我必有重謝，進來進來。」

當兵的一部分在外邊看護馬匹，一部分抬著禮物，走進樊府。穿宅過院，到了內宅。老程來到屋裡一看，老太太居中而坐。程咬金一瞅，何氏老太太比前些日子瘦多了，也老了不少，手拄著拐杖，丫鬟、婆子在兩旁陪著。屋裡不見樊梨花，也不見她兩房兒媳婦。老程趕緊搶步上前，躬身施禮：「老夫人，一向可好，俺程咬金有禮了。」何氏老太太趕緊站起來，萬福之後，這才說話：「老國公，老身擔當不起，您請坐。」，「謝坐，謝坐。」分賓主落座，僕人獻茶。

老程一擺手：「過來過來，把禮物擺到桌上。」八彩禮物往桌上一擺，一大堆，何氏老太太就是一愣：「不年不節，您給我送什麼禮？」，「看你說的，人都是有感情的，人情分往，這有什麼奇怪的，多日不見了，拿了一點薄禮，望你笑納。」老太太沒辦法，命人收下。程咬金先說了一會兒閒話，沒話找話，不樂強樂，表現得挺自然，沒有侷促的樣子。但是老太太知道程咬金准有事，所以陪著說會兒話，把話鋒一轉，就轉正題上了：「魯國公，我請問您，您來了是有點事吧？」，「有點事，主要是給你問安。」，「不對，不是給我問安。有什麼話你只管說來，不要兜圈子了。」，「好，痛快。老夫人哪！我們在白虎關，戰爭不利呀，連著打敗仗，傷兵損將。周青、周文、周武、薛顯圖先後陣亡，我們大元帥薛仁貴開兵出陣，也讓人給打回來了，身受毒藥刀傷，現在臥床不起，一連人事不醒。後來我們沒辦法了，從勞軍營把薛丁山救出來，叫他帶罪立功。這小子一出馬，打得還不錯，喊哧喀嚟，把楊凡手下人收拾了不少，最後跟楊凡伸手，中了人家的毒藥飛刀，正打在腦門上，骨頭都打壞了，腦子都好懸沒出來，到現在昏迷不醒，危在旦夕，把滿營眾將都愁壞了。後來一想，怎麼辦呢？就想起了樊小姐。對付楊凡，非樊小姐不可，救我們二位元帥，非梨花姑娘不行啊！因此，我奉旨而來，一則為老夫人問安，二則請樊小姐趕奔軍陣幫忙。」

老太太聽完了，一陣冷笑：「魯國公，我們既不是將官，又與唐將無親，陣前關我們什麼事？我家的姑娘，怎能跟著你前去拼殺！你們大唐帝國有的是高人，愛請誰請誰，與我家毫不相干。來呀，把禮物抬出去。」，「老夫人別急，話還沒說完呢。老夫人，你們要樂意幫忙是個人情，不樂意幫忙是本分，尤其是你們兩家還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不過老夫人，我還有話跟你說呀。你知道薛丁山現在怎麼樣嗎？自從被他父帥處罰要殺他，樊小姐求了情，死罪饒過，活罪不免，挨了一百多軍棍哪！然後把他送到勞軍營，什麼活苦叫他幹什麼話。我忙裡偷閒，常到勞軍營看他，一見面他就拉著我的手哭，他說：我這個人不知道好壞，聽了旁人的煽動，便信以為真，把樊小姐打成那樣，到現在是追悔不及呀，老爺爺，我不求別的，求您不管何時何地，要見著樊小姐，見著我岳母娘，千萬把我的心思說一說，我對不起他們，我不是人！老夫人，這話我能不給你帶到嗎？再說，殺人不過頭落地，又道是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！年輕人有時犯了脾氣，這也不奇怪呀！老夫人，咱們這把年紀了，就能因為這件事，讓他們小夫妻從此斷絕嗎？他們想不開，咱們還得從中幫忙啊，望老夫人三思三想。」程咬金一邊說，一邊偷眼觀看，一直把老太太說哭了，老程心中才覺得踏實了些，看來有門兒。

何氏老夫人聽程咬金說罷，擦了擦淚，點頭說道：「魯國公，梨花這孩子的命也夠苦了，老身已經年邁，有今天沒明天都行啊，那梨花是個二十歲的人哪，這個苦可怎麼熬法！如果薛丁山能夠回心轉意，老身也求之不得。不過我得問清楚，薛丁山真回心轉意了嗎？你可不能騙我。」，「看兒這話說的，你打聽打聽，我程咬金是那種人嗎？我說這不過是其中一兩點，動人的事多得很多！」，「那好吧，我也不能作決定，把梨花找出來，你們當面說說，她要樂意幫忙，老身決不反對。她要不去，我也就沒辦法了。」，「好好好，多謝老夫人，我就想見樊小姐一面。」

老太太吩咐請樊梨花。樊梨花現在每天除了練武之外，就是關門讀書，吟詩作畫，用這來消磨時間，可以用眼淚洗臉。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樊梨花就哭，覺著自己的命怎麼這麼苦，讓薛丁山挨得鼻青臉腫，當著那麼多人羞臊得無地自容，而且為了自己，父兄斃命，我怎麼對得起我娘，怎麼對得起我嫂子？活著有何臉面見人？有心死了吧，老母無人奉養，真使人左右為難。這陣她正在屋裡悶坐，忽聽有人敲門，梨花讓他進來，問什麼事。「姑娘啊，老夫人有請，咱們前庭來客人了。」，「誰來了？」，「魯國公程咬金來了。」，「程咬金？他來幹什麼？」，「這個奴才不清楚，老夫人請兒去，你到前庭就知道了。」梨花一聽，心想，肯定是為了老薛家的事。有心不去，母命難違。有心去，真不樂意見程咬金。她在屋裡又呆了一會幾，沒有辦法，把衣服收拾

好了，跟僕人趕奔前庭。

梨花姑娘來到屋裡一看，程咬金正在那兒坐著呢。還沒等樊小姐說話，程咬金站起來了：「姑娘，怎麼樣，過得好嗎？我老程這廂有禮了。」真是求人不易呀！梨花小姐趕緊往旁邊一側身：「老國公，我擔待不起，樊梨花這廂還禮了。」說著話，福了一福。「樊姑娘，快坐下說話。」梨花坐在母親旁邊，抬頭向桌上望了望，見到八彩禮物，心裡已明白了五成。她轉過身問母親：「娘啊，是您叫我？」，「是我叫你。丫頭，魯國公是專為請你來了，魯國公，有話你跟梨花說吧，我也學說不清。」，「好好。梨花姑娘，我老頭子代表皇上、大帥和眾將請你來了。是這麼回事呀。」老程又把編好的詞說了一遍。他著重說道：「我到勞軍營去看丁山，他一見著我的面就哭，為什麼呢，對不起樊小姐你呀，呱呱打著自己的嘴已子，咣咣撞牆，咚咚跺腳，如瘋如傻。這可都是真的，我不能不把這信兒給你帶到。現在我再告訴你，我們在白虎關打了敗仗，丟盔卸甲，傷兵損將。楊凡怎麼那麼凶呢？一張嘴就是什麼奪妻之恨，什麼跟老薛家有解不開的仇疙瘩，所有的力量他都拿出來了。如果憑著真才實學，他不是薛家將的對手，薛大帥、二路帥，都比他強得多，可是這小子會扔暗器，帶著十二把毒藥飛刀，結果大帥、二路帥都中了他的暗器，現在人事不省，命都保不住了。樊小姐，說不定現在他已經氣絕身亡了。再說你和丁山郎才女貌，丁山能不喜歡你嗎？還不是聽了小人的話？這是個誤會呀，姑娘，咱們可不能見死不救啊！要按理說，我上哪搬兵還搬不來呀？這麼大個唐帝國，藏龍臥虎，什麼高人沒有啊？但是我不去請，非請你不可，誰讓你和丁山有這層關係呢？如果你們要能破鏡重圓，我老頭子也算積了德了，老樊家、老薛家，兩家言歸於好，這有多好啊！姑娘，我知道你心地良善，決不會反對我的邀請，快點收拾東西，跟著趕奔前敵，救薛丁山去吧。」

程咬金說到這偷眼觀瞧，就見樊梨花眼圈一紅，眼淚掉下來了。特別說到薛丁山這兒，樊梨花的表情就不一樣，證明是動了心了，老程一想，梨花姑娘心還沒死，看這樣要下點功夫，他們小夫妻還真能破鏡重圓。蒼天保佑，但願如此。程咬金打開話匣子這一頓說，樊梨花泣不成聲：「老人家您別說了，我就問您一句話，那薛丁山真有悔過之心？」，「哎呀啷姑娘啊，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？你打聽打聽，我程咬金多咱說過瞎話呀？話又說回來了，就不衝著薛丁山，也得看薛仁貴呀，那老頭兒對你可不是不錯呀。」樊梨花一想，薛仁貴確實不錯。但這個事跟薛仁貴沒有多大關係，主要在薛丁山身上。也許程咬金說的有些水分，但是不能都是假的，甯問，薛丁山肯定有悔過之心。不過事情鬧得那麼僵，他不好回聲，如果自己到了兩軍陣，把他救活了，把他爹救活了，再把楊凡給戰敗了，薛丁山一定是感恩不盡。如果他真能回心轉意，我們小夫妻重新拜堂，滿天雲彩不就散了嗎？我娘也不至於天天難過，我們早晚也有個歸宿了。最後把眼淚擦了擦：「娘啊！您看呢？」老太太一聽，妥，女兒心活了：「梨花呀，我不管，這是你的事，你樂意去我不反對，你不去我也不強迫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」，「娘啊，要這麼說，我跟魯國公就去一趟，您看如何？」，「行啊，樂意去，你就去吧，看看老國公說的是真還是假。」樊梨花到了屋裡，把自己的盔甲包拿著，又揀好了百寶囊，帶上治毒傷的藥物，挑了八名女兵，這才跟老程起身。

樊梨花在家呆著不著急，出了門著急了，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飛到唐營。為什麼呢？她掛念薛丁山和薛仁貴的刀傷。聽老程說的，她擔心哪！一旦毒氣歸心，兩條命就保不住了。

路上無話，這一口到了唐營寨外，有人騎快馬到中軍帳給皇上市信兒：「樊小姐來了！」消息一傳出來，唐營當時就活躍起來了，都知道樊梨花有能耐。唐王李世民親自迎接，一見面，樊梨花滾鞍下馬，撩衣服給皇上磕頭。李世民以手相攬：「免禮。我真沒想到你能來呀，往裡請。」

大家到了中軍帳。程咬金一看，不見軍師徐懋功，他就問皇上：「我三哥哪兒去了？」皇上口打咳聲：「京裡面太子鬧病了，不知道什麼病，送來了急信，朕又不能回京，所以命軍師代表朕回京觀看。另外，押糧運草。」老程這才點頭。皇上命人給樊小姐獻茶。梨花姑娘說：「我現在也不累，還是救人要緊，咱們先到病房看看吧。」眾人陪伴樊梨花到了病房。她提鼻子一聞，就知道使的什麼藥，心裡說，楊凡哪！你可夠歹毒的，你這毒藥飛刀上安的這種藥我明白，這是一種特殊的藥，叫斃命煞，一旦毒氣歸心，人是非死不可。梨花姑娘怎麼知道呢？這是跟她師父學來的。她不但武藝高超，對醫術還特別精通，梨花姑娘先到了薛仁貴病床前頭，摸了摸脈，看了看，薛仁貴傷比較輕。又來到薛丁山病床前頭，樊梨花暗咬銀牙，心說薛丁山，你要不跟我鬧這麼大氣，你能弄成這樣嗎？這也是報應啊！摸了摸脈，看了傷，他這傷比薛仁貴重一點，但兩個人都沒有性命之憂。梨花姑娘看完後，用心開了個藥方，讓軍醫官按藥方抓藥。她又把百寶囊取過來，從裡邊拿出瓶子、罐子、藥麵、藥丸，這都是黎山聖母給她的好藥，都有起死回生之力。把藥拿出來配好了，軍醫大夫也把藥抓來了，熬好了，兌在一起，有外敷的，也有內服的，讓人按數量給薛仁貴、薛丁山灌下去。受傷的地方重新換了藥。

樊小姐一直靜靜地等著。約摸有兩個時辰，薛仁貴先醒過來了，就聽這肚子咕嚕嚕，薛大帥一動，樊梨花吩咐準備痰桶，剛準備好了，就見薛仁貴一陣噁心，身子一翻，哇！黃花綠末，吐了半桶。梨花長吁了一口氣：「命保住了，把毒吐出來了。」果然，時間不大，薛大帥鼻子、有了熱氣，也發出聲音來了。梨花回頭看看皇上，瞅瞅程咬金：「陛下，老國公，大帥的命保住了，不出兩天，他就能下地走動了。」，「是嗎？真感謝你，你這是神仙哪！」又守了一個時辰，薛仁貴一陣比一陣強，但是還沒有明白過來。這時候薛丁山那兒也有了動靜，身子一翻動，也吐了半痰桶。吐完了，仍然在那躺著。樊梨花算計，到明天似亮似不亮的時候，他們爺兒倆先後都能醒過來。這陣她放了心了，告訴軍醫官，應該怎麼樣調治，怎麼樣護理，這才離開病房。

唐王傳旨，滿營祝賀。樊梨花推辭再三：「什麼我也吃不下去。等兩位元帥病體復原，然後咱們再吃也不晚。」又問了問兩軍陣前的情況。李世民說：「姑娘啊，就這短短的兩三天當中，楊凡討敵罵陣幾次，把咱們都罵苦了。因為孤身邊無人，只得緊閉營門，不敢開兵見仗。現在六國三川的人馬猖狂得不得了啊。」梨花一笑：「陛下放心。也不是我說大話，楊凡沒什麼了不得的，他的暗器只能給別人使，在我身上行之無效。他不討敵罵陣還則罷了，他要討敵罵陣，我要力敵於他。」，「姑娘，全靠著你了。」

屋裡正說著呢，就聽兩軍陣前號炮連天，緊跟著報事的藍旗官進來了：「報萬歲得知，楊凡領兵帶隊攻打唐營，今天聲勢浩大，請萬歲早拿主意。」，「再探。」，「是。」藍旗官轉身走了。李世民間樊梨花：「姑娘，又來了。你看現在是出兵，還是不出兵？」，「陛下，現在我就領兵出戰。」，「好，朕願意給你觀敵瞭陣。來呀，亮全隊。」這回來了樊梨花，唐營的人都來了精神了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等待廝殺。只見點兵兩萬，在兩軍陣前列開旗門，九曲歪把黃羅傘下，李世民金甲大刀，陪著樊梨花亮隊。程咬金也來了勁了，手端八卡金攔開山鉞車輪大斧，眼珠子噙哩咕嚕亂轉，哇哇直叫。再說樊小姐，馬到軍陣，定睛觀瞧，見對面也有兩三萬人，正中央有一人金甲綠袍，正是楊凡。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。樊小姐拍馬舞刀要大戰楊凡。